

风舞焰◎著

通天之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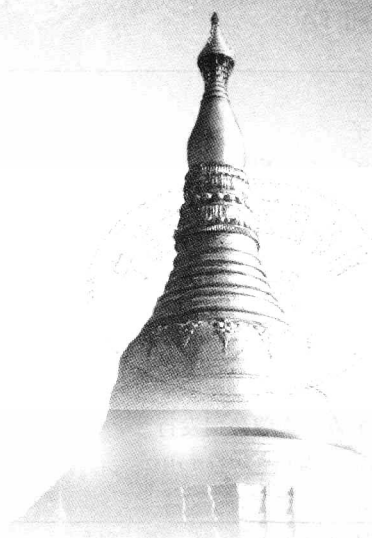
追寻早已消失的远古宗教
探索巍峨昆仑的神秘文明



风舞焰◎著

通天之塔

上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通天之塔. 上 / 凤舞焰著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229-03350-7

I. ①通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9927号

通天之塔 (上)

TONGTIAN ZHI TA

凤舞焰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策划人：李 子

责任编辑：李 子 李 梅

装帧设计：荆棘设计·张雪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20 mm × 1000 mm 1/16 印张：18 字数：294千

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350-7

定价：26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追寻早已消失的远古宗教
探索巍巍昆仑的神秘文明



引言

天地间飞舞着漫天黄沙，沙丘在漫漫沙烟中失去了轮廓，就像被无端扯去皮毛的困兽，在天地混沌的囚笼中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。狂沙呼啸声中，怪兽般的沙丘缓缓移动，忽而化作怒剑直冲天际，忽而又变成那遁地的土行孙，在沙地上匍匐挣扎。只是，对沙漠旅人来说，这样的景象远没有小说里那么浪漫，不但没有，狂躁的沙漠只会让他们迅速嗅到死亡的气息。狂沙过处，枯骨干枝若隐若现，每一具枯骨都代表着一个怨恨的灵魂，每一双空洞的眼眶都让看到它的旅人们倍感恐惧。

方木航站在漫漫黄沙之中，内心焦躁不安，这里是塔克拉玛干腹地，脚底涌上的阵阵热浪逼得他喘不过气来，骆驼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沙尘暴，全都筋疲力尽地耷拉着脑袋，几个负责驮运杂物的本地人拆掉捆绑骆驼四蹄的绳子，他们有着“沙漠驻民”之称，居住在民丰县边缘的卡巴克·阿斯卡尔，那是最接近沙漠腹地的小镇，常年干旱少雨，靠一口可怜的水井为生。当地人以超凡的耐力著称，可是现在，就连这些人也开始烦躁起来。

刚才的沙尘暴打翻了他们的大半水桶，凭眼下的储水量根本走不出沙漠。

方木航漫无目的地四下张望，眼前一片金黄，沙丘，干河道，骆驼甚至人，全都黄澄澄的，他知道自己得了沙盲，这是一种类似雪盲的视觉疲劳症。



世界因单调的色彩变得神奇，只是这种感觉并不美好。人们扭曲着黄色的眉眼，望着在黄色热浪中扭曲的地平线，伸出黄色的手，在黄色的驮囊里掏出黄色的指南针，所有一切都让这个旅行爱好者感到极度烦躁。

突然，有人指着天空，大声嚷嚷起来，方木航听不懂当地的语言，下意识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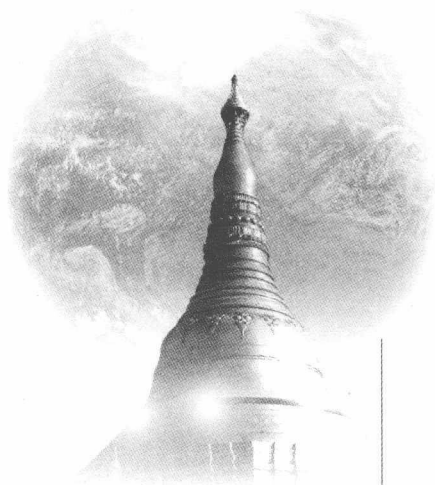
天空中奇迹般显现出一片黄色的巨大山峦，山峦高低错落，巍峨雄伟，山峦顶部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，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庄严圣洁，又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雄伟。有沉甸甸的金属光芒从山尖倾泻而下，形成一道恢宏的光瀑。山峦无比庄重地悬浮在半空中，众山簇拥着一座奇怪的山峰，方木航只看了一眼，视线就再也无法移开。

山峰没有高耸的山顶，顶部凹陷下去，看似一座火山口，凹陷部分凸出一个圆弧形的穹顶，就像一只巨大的黄金独眼，凭空镶嵌在天空之中。

人们纷纷下跪，将双手平放在滚烫的黄沙之上，近百度的黄沙炙烤着他们的手，这些人居然浑然不觉，他们虔诚跪拜，一边喃喃自语，方木航隐隐听清楚一句话：“天眼，那是天眼……”

望着悬浮在半空中的独目山峦，方木航一阵心悸，突然不敢与其对视，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，滚滚热浪扑面而来，他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失去了知觉。





CONTENTS 目录

引言 /001

第一章·漏洞百出的进化论 /001

第二章·赤女采玉 /012

第三章·包子的决心 /029

第四章·空谷雷音 /037

第五章·回形地狱 /043

第六章·佛的诅咒 /050

第七章·巨型祠堂 /060

第八章·镇妖胡天 /066

第九章·善恶之选 /075

第十章·丁谷天的诅咒 /081

第十一章·再见独眼 /089

第十二章·赵叔的死因 /095

第十三章·多出一人 /102

第十四章·高飞的秘密 /109

第十五章·命骨 /117

第十六章·险象环生 /124

第十七章·黑山村 /131

第十八章·冰山之路 /144

CONTENTS 目录

第十九章·冰封雪域 /150

第二十章·山妖的肚子 /159

第二十一章·独目石人像 /168

第二十二章·守护人 /175

第二十三章·执念 /181

第二十四章·冰山的财富 /192

第二十五章·戈壁狼烟 /206

第二十六章·黑英山古道 /215

第二十七章·偈语 /2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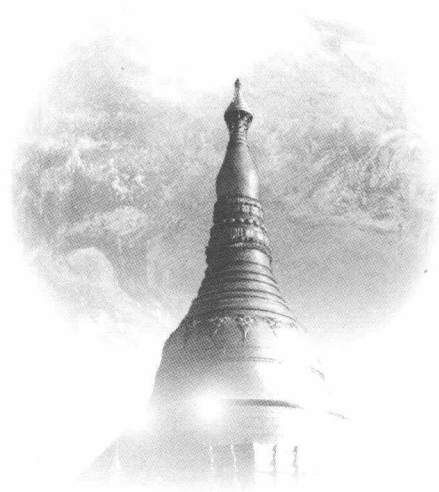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章·佛学陷阱 /233

第二十九章·狼卜 /241

第三十章·亚马逊人 /250

第三十一章·神秘头像 /259

第三十二章·藏宝图 /266



第一章



漏洞百出的进化论

方济舟拾起一颗地上的石头，举起来，以便所有观众都能注意到。初春的阳光从背后透过来，将他的刺猬发型镀上一层光晕。

“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
“石头啊！”一个小女孩儿舔了一口棒棒糖，非常的不以为然。

“是石头，但不是普通的石头。”方济舟冲她神秘地笑笑，“你们知不知道，在三千八百年前的古代西域沙漠里，石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，因为这在沙漠绿洲里非常的罕见。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有资格用石头做装饰品，价格比现在的钻石还贵！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另一个男孩子微微皱眉，“那你运一车石头去沙漠，不是能赚很多钱？”

“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是在三千八百年前！你们怎么就不明白？”方济舟不耐烦地瘪瘪嘴，不禁看了看面前仅有的两个小观众，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微风吹过，一片树叶在男孩儿头顶上打了个卷儿，然后慢慢飘落在方济舟的脚下，使得原本就冷清的现场又多了几分寂寥。他坐在书店楼下的长凳上，头顶悬挂着一张很大的红色条幅，上面写着：“《通天之塔》——寻找独目巨人的惊世探险之旅”。



方济舟叹了口气，正暗自奇怪今天怎么连个凑热闹的老婆婆都没有，视线无意中在女孩儿手里的棒棒糖上停了下来，因为女孩儿手上握着的不是一根棒棒糖，而是两根。

“女孩子，少吃点儿甜食，会发胖的！”方济舟换了一种苦口婆心的语气。

“叔叔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们讲故事吗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人太少了，叔叔今天没有讲故事的兴致，明天吧！反正我明天还来。”方济舟索性站起来，指着头顶上的条幅说：“对了，记着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书店买叔叔的新书！”

两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，同时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方济舟有意忽略了这种小狗般的表情，转身想走，身后一个声音叫住了他。

“请问，你是《通天之塔》的作者吗？”

方济舟猛一回头，视线中立即出现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，男子大约三十五六岁，身材瘦削，皮肤略微有些苍白，他身穿一件高领的休闲外套，虽然非常随意。

“对啊，我是。”方济舟赶忙笑着回答，自从他上周开始在书店宣传新书以来，观众不是老太太就是小孩子，对书感兴趣的人是一个也没碰上。

那人一阵惊喜，赶忙从包里掏出一本《通天之塔》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内容说：“请问，书上有关方木航在沙漠中看到天眼这段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天眼？”方济舟微微一愣，马上笑着说，“怎么可能是真的，我写的是小说，又不是报告文学。不过，我后面还是给了解释的，这是海市蜃楼。”

“这么说不是真的？”那人显得很失望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方济舟扬扬眉毛，“谢谢你买我的书，要不我给你签个名吧！”他边说边掏出了准备很久的签字笔。

那人却像没听见，转身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：“怎么会是虚构的，难道真是巧合？”

方济舟握笔的手非常尴尬地悬在半空中，他皱皱眉头，小心翼翼地四处看看，还好没人看到，他暗自松了口气，正要把笔揣回兜里，就看见那人又回来

了。

这一次，那人的眼神坚决了许多，他翻开书，指着上面的插图说：“这是贺兰山‘独目人’岩画。”

方济舟没回过神来，那人又迅速翻到另一页，指着插图说：“这是非洲撒哈拉沙漠‘独目人’岩画。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方济舟还是不明白。

那人也不解释，手指异常娴熟地翻着页面。

“这是澳大利亚来林兄弟‘独目人’岩画；

“这是阴山‘独目人’及天神崇拜岩画；

“这是加拿大安大略湖‘独目人’岩画；

“这是新疆库鲁克山‘独目人’岩画；”

.....

那人越说越起劲，居然一口气报出了书上三十处“独目人”岩画的出处，而且全都准确无误，书页在他手下就像有生命般扑扑翻舞，方济舟看在眼里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敛起来。

“你怎么会对‘独目人’岩画了解得这么熟悉？”

“因为我和你一样，也在研究‘独目人’。”那人有意加重了‘独目人’三个字的语气。“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鄙人姓马，马名杨。”

马名扬摸出一张名片，用两只手递到方济舟面前，方济舟犹豫着接下名片，定神一看，这个马名扬居然是位考古学教授，专攻西域考古学。

方济舟忍不住问：“您对我的书感兴趣，是因为独目人？”

“没错。”马名扬说，“不光是独目人，还有书上提到的天眼。”

“那是海市蜃楼。”方济舟提醒道。

“海市蜃楼也是以真实的自然景观为蓝本的，既然沙漠里出现了天眼的海市蜃楼，就说明天眼的确存在，只不过我们都没有发现。”马名扬的神情很激动。

方济舟瘪瘪嘴：“我都说是虚构的故事了，哪儿来的天眼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研究独目人？”马名扬毫不退让，“为什么会想到把独目人和天眼扯上关系？而且你书上的独目人图片全是真实存在的。”

“这只是一个构思。”见马名扬如此认真，方济舟也不知不觉认真起来：



“如果你想做学术研究，那么对不起，我的小说是纯娱乐的，不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马名扬像是钻进了牛角尖，他属于一激动就上脸的类型，早已是满面通红，额间青筋暴突，外人还以为他俩在吵架。

“方先生，天眼是真实存在的，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学术发现，而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证据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对人类的历史没兴趣。”

方济舟没想到会遇上这么个死心眼儿的人，无奈地摇摇头，赶忙收拾东西离开。马名扬没跟上去，只是站在原地，把手中的《通天之塔》高高举起，大声说：“天眼是存在的，独目人也是存在的，你一定发现了什么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，为什么不肯承认？”

方济舟越走越远，脚步也越来越快，马名扬的喊声却始终回荡在他的脑海里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一声声在他心中激荡徘徊，久久不散。

下了公交车，他拐进一条小巷，一头钻进巷口的小饭馆儿里，一个身材细瘦的男子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冲方济舟说：“波斯，回来了！”

这个人名叫包晓贵，认识的都叫他包子，包子和他的名字相反，长得又黑又瘦，微弓着背，笑的时候会露出两颗大龅牙，他的十根手指细长干瘦，却十分灵巧，出得一手好厨艺，是方济舟聘请的厨师。

包晓贵家里很穷，跑过传销，做过学徒，后来还跟着别人去沙漠倒斗，阅历不可谓不丰富，但他折腾了许多年，依旧一贫如洗，后来沉下心学了门做饭的手艺，虽然收入不高，总算是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他平时喜欢叫方济舟boss，却因为发音不准，叫成了波斯，方济舟听着怪别扭，纠正了几次也不见改，索性随他叫去。

方济舟是这家饭馆儿的老板，饭馆儿虽小，却是他养家糊口的饭碗儿，写书只是副业。

“嗯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”方济舟随口问。

“还行，就中午忙点儿。”包子走出来，一身的葱花味儿，“波斯，书卖得怎么样了？”

方济舟摇了摇头。

“我就说嘛，你一个开饭馆儿的，学人家写什么书啊？有这闲工夫，把店

里重新粉刷一下多好，你看看，好多地方都掉灰了。”包子虽然是方济舟聘请的人，却心直口快，从来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方济舟早习惯了他这个性，如果在平时，他一定听过了就忘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他今天心情非常不好。

“我写书碍着你什么事了？这店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！”

“我也就这么一说。”包子没想到方济舟今天发这么大火，摇摇头转身回厨房炒回锅肉去了，边走边嘟哝：“受什么刺激了这是？”

方济舟自己去厨房倒了二两白酒，就着桌上酥过花生米下酒。刚喝了两口，就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自己面前，抬头一看，居然又是马名扬。

他搁下酒杯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就是这样对待读者的吗？”马名扬又恢复了彬彬有礼的语气。

方济舟被他一句话给哽住，想了想，指着旁边的凳子，生硬地吐出一个字：“坐！”

马名扬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下来，顺手把《通天之塔》放在桌上，从包里摸出两个式样古旧的纸卷。

“方先生，我想让你看点东西。”

方济舟闷闷地说：“可以不看吗？”

“不看你会后悔。”

“你这个人……”方济舟的话还没说完，马名扬已经展开了纸卷儿。方济舟的视线立即被纸上的内容吸引了。

纸卷很长，上面记载着一种古老的文字和图画。这些文字方济舟肯定是不认识的，但图画非常简洁明了，主要以祭祀场景为主，风格有点像他多次见过的岩画，所有画面都由粗陋的点和线组成。

“这是一张挖掘于阿巴坎河流域的羊皮卷复制本，从年代判断，羊皮卷应该属于卡兹明文化范畴。”马名扬解释说。

“卡兹明文化石神柱主要分布在哈卡斯——米努辛斯克草原地带，属于叶尼塞河中游和其西侧支流阿巴坎河流域。由于缺乏共生的遗迹、遗物组合，卡兹明文化石神柱的确切年代一直颇受争议。1986年，寇兹拉索夫在《古代的哈卡斯》一书中，第一次提出卡兹明文化这个概念，他将卡兹明石神柱的年代定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，比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鹿石和石人像还要早一千多年。”

纸卷继续展开，同样是古老的文字和图画，没什么新意，方济舟摇摇头，



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叹息。

马名扬就像没听见，第一个纸卷完全展开后，他又匀速展开另一个纸卷。

纸卷上的文字和图画和刚才那幅显然不同，图片变成了彩色，画面也被勾勒出了各种线条，文字则复杂了许多，如果仔细辨认，会发现和之前的文字属于同一种，只不过字体变化更加丰富了，看上去和之前那些粗陋的岩画画派应该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“这两卷羊皮卷发现在同一个墓穴里。你说，图片和文字产生这么大的飞跃，需要多长时间？”马名扬问。

方济舟摸摸脑袋：“少说几百上千年吧，这可不是单改变字体和画风那么简单，应该是意识形态的改变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文字和图画向来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，第一卷羊皮卷文字粗糙，画风简陋，可第二卷却突然变得丰富多彩，别说画风精湛了许多，就连文笔都变得生动不少。一开始，我和你的感觉一样，也认为前后画法的改变花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，可经过碳十四测定，”马名扬停顿一下，用难以置信的眼神说，“这两种风格之间的时间差，不超过一百年。”

“那会不会前后负责记录的人不一样，之前那些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了？”方济舟糊里糊涂地问。

“不会，”马名扬说，“上面的文字已经被我们破译，应该是一种祭祀文字，有资格在上面写字和作画的人不是国王就是萨满，在部族中拥有极高的地位，虽然前后书写的人不同，但差距不应该这么大。”

“啊？”方济舟的大脑有一瞬间卡壳。他想不明白，这两个羊皮卷的复印本和自己写的书有什么关系。

马名扬逐渐激动起来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试想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人类的智能怎么可能有如此巨大的飞跃？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查阅了大量资料后，我突然找到一条信息：法国人类基因研究会的金·塞迪奥克博士及其研究小组曾做过一项调查，他们在对世界各地的人类DNA和基因结构进行研究之后得出惊人结论：在大约1000多年前，人类基因曾突然改变，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‘基因信息包’，从而使人类的智能显著提高。”

方济舟睁大了眼睛，马教授所说的话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理解范围。

“像这种基因突变的例子还有很多，”马名扬说，“5.3亿年前，地球上

的所有动物曾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它们在‘寒武纪声名大爆发’时迅速起源，几乎是没有任何先兆地出现在了地球上。不管这些物种是如何产生的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们绝不是进化来的。”

马名扬望着呆若木鸡的方济舟，继续说：“在距今20万年~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，人类的智慧和文明有了奇迹般的飞跃发展，但直到现在，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一飞跃发展的充足考古证据，被称为‘考古学文明断裂带’。还有，”他停顿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被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‘轴心时代’，在这个阶段不仅涌现出了世界七大奇迹，还同时出现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，印度的释迦牟尼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这样一批人，他们的智慧大大超出了当时的时代。直到2500多年后的现在，人类的文化依旧深受这群人的影响。他们成了人类思想的轴心，千百年来，人类一直依靠‘轴心时代’所产生的智慧生存。毫无疑问，在这一阶段，这些同时产生的圣人们有了一次奇迹般的精神飞跃，‘轴心时代’成了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。但是，这种精神飞跃究竟从何而来？我们看不到逐渐进化的踪影，‘轴心时代’就像人文界的‘寒武纪大爆发’，出现得迅速而突然。”

方济舟懵懂地点了点头，虽然他从来没考虑过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，但马名扬的叙述还算通俗易懂，他听了半天，总算明白了一点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真是漏洞百出。

“我想，即便是最出色的小说家，也编造不出如此耸人听闻的桥段。”马名扬说，“达尔文和全世界开了一个玩笑，所谓的生物进化论根本就是一场骗局，就他所在的时代，能找出来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实在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发展进程，可他却堂而皇之地出书立传，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人。”

“再回到这两卷羊皮卷复印本，它的历史少说也有五千年，如果我们走出进化论的误区，那羊皮卷上文字和图案的突然变化就有了一个解释。那就是，拥有羊皮卷的某个种族突然经历了一次飞跃性的进化，他们的思维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，进而掌握了更加复杂的语言和制图方式。事实上，我还在羊皮卷的这段文字里找到了一条惊人的信息。”他指着那段突然变得复杂的文字说，“这上面记录了一种未知的纪年方式，后面写着，有一天，太阳神突然光临，他乘坐着火焰一般的战车，从天而降。很显然，降落到地上的东西并不是太阳，而是一种外太空飞行器。”



“你是说，这就是他们智慧突然进化的原因？”方济舟睁大了眼睛。

“有关飞行器的记载其实很多，只是人类不愿意去正视。在埃及金字塔里，就绘制着很像飞碟的不明物体，英国的巨石阵，中国的长城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标记。我们做过一项调查，这些标注在古建筑群中的未知符号，出现在‘轴心时代’的数量最多。说不定，这就是那些圣人突然产生的原因。而我之所以对天眼如此敏感，原因也在这个纸卷上。”

马名扬一边说，一边将纸卷完全展开，画面上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峦，群山簇拥着一座怪异的山峰，山峰凹陷下去，中间凸显出一个穹顶，晃眼看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独眼。

方济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个独眼和他书中描述的天眼如出一辙。

马名扬指着独眼山说：“在羊皮卷上，这座山峰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通天之塔。”

“通天之塔？”方济舟睁大了眼睛，大脑里灵光一闪，“世界上真有通天之塔？”

“没错，你应该早就知道吧，天眼就是通天之塔。你的书命名为《通天之塔》，里面同时写到了天眼和独目人，所以我才认为你肯定知道些什么。”马名扬紧紧盯着方济舟，“通天之塔形似一只独眼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遍布世界的‘独目人’岩画。有关独目人，你应该了解得比我更清楚。”

方济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让包子炒几个小菜。然后思考片刻，整理好脑子里的思路。

“独目人这个名字，说起来其实我们都不陌生。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里，就有关于独目人的桥段。说奥德赛从特洛伊战场撤离后，在返乡途中遭遇了独目巨人的袭击。为了逃跑，奥德赛用红酒灌醉了独目巨人，趁他酣睡的时候，用火红的木签将独目人仅有的一只眼睛戳瞎，为了截住奥德赛，独目巨人守住洞口，只准羊群出入，奥德赛等人急中生智，一个个抱紧羊腹，终于逃了出去。当然，这只是神话故事，但历史上关于独目人的传说并不在少数。

“《山海经》是一部上古奇书，在其中的《海外北经》、《海内北经》及《大荒北经》里都曾经提到过‘一目人’或‘一目民’，所谓‘有人一目，当面中生’。公元前7世纪，古希腊人亚里斯底阿斯从黑海出发，向东行至中国的阿尔泰山一带，前后花两年时间，完成了有史记载以来西方人最早的中国之